

南華真經副墨

恬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青霞外史李孫芳子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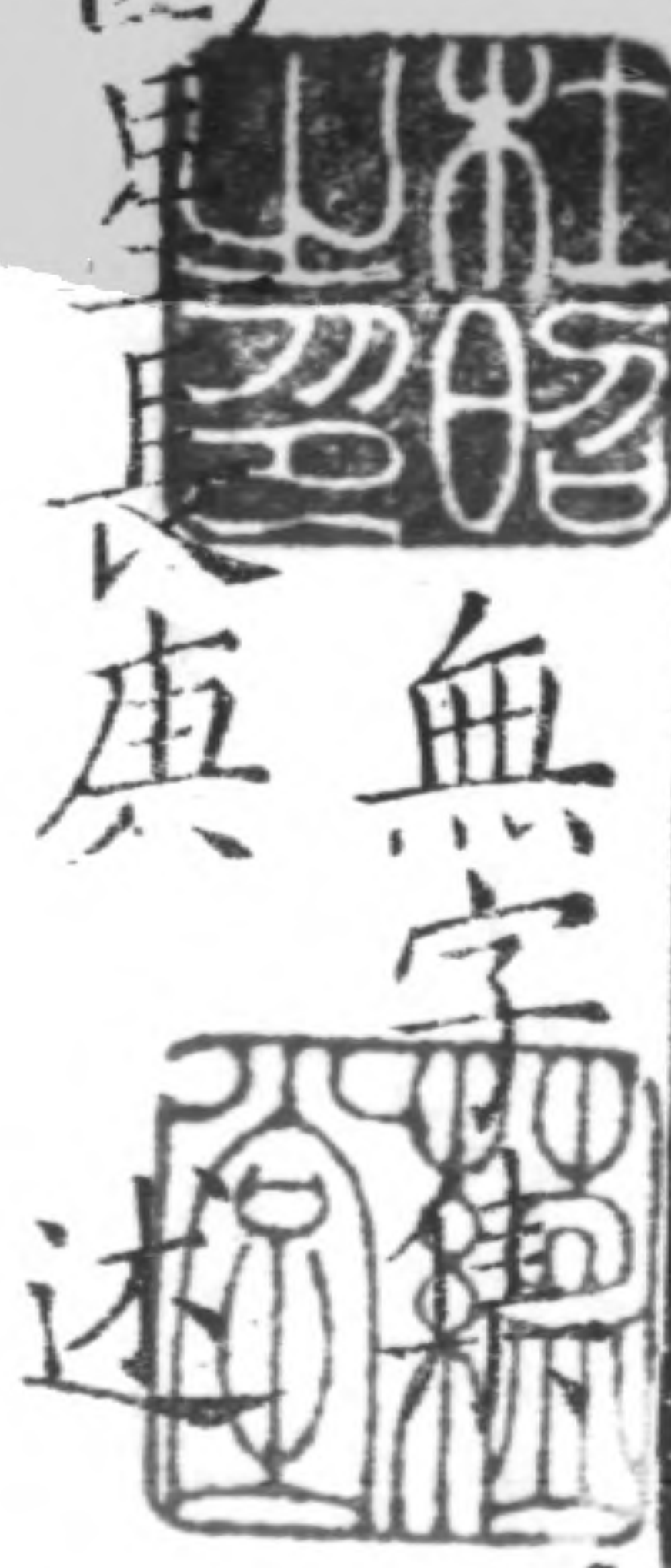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殺箕子任惡來死
桀紂亡人王莫不歆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必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必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遭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

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關龍逢桀臣箕子比干惡來皆紂臣子胥吳臣被戮裹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長弘周靈王時臣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孝已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 絃駭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雖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爍若使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龍雲之火難以直折是已火之為害如此意則見下

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墮蟪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音陳

淳

縣玄

啓昏

償類

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而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墮墮蟪蟪坐亦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縣於天地之間

外物二十一
鬱啓屯遭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
其天和於是乎有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
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
故道人養和衆人焚和焚者煎熬之義月固
不勝火月字下得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
醫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
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爍於是乎
有債然而道盡者債衰斃之義道謂生道道
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章發此

一段於人有太利益欲人靜清心火自處恬
淡無為之鄉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
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
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
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
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
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
於枯魚之肆

生事蕭疎窮途仗友仁者當亟贖之乃復為
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
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
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搯以為餌躡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
食之牽巨緇緇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
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
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
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
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
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剡浙 輕權 縣玄 陷 界 腊 昔 鋪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
必有大成就巨緇大黑繩也犗犍牛也離割
之也乾內曰腊制讀曰淞厭飽飫也輕才小
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鯢鮒皆
小魚縣令縣賞令以待言者一段文氣跌宕
與巨魚爭雄搞文之士允宜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
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

鬚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顛歲 摩壓 別編去

此段戲劇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
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
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
上語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
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塚之事小
儒言未頃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
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與也生

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
死猶秘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
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唇上曰
鬚頤下曰顙口旁曰頤頤旁曰頰接撮也摩
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
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
餘斯不謂之盜儒乎哉此段寓言意亦奇特
凡為儒者讀之皆當泚頰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脩上而趨下未倮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
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
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
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
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
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
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
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
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之何其載

馬終矜爾

趨促

驚傲

脩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僂背微僂也後
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蒿目而憂當世
之患也矜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
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
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
傷乃政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
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耶抑其經略有所不

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者
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
者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
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
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
莫若堯而坐至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
之往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
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生毀譽不起憎

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
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
無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
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何者為其有心也不
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於無事
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
以興事而往往見其成功今汝也柰何哉不
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
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

輿沮溺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
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余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圍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

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
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余且豫
英

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
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求
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有神
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蓋囿於數
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

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囿於
數矣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
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舉群策而後為謀允臧蓋
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
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鷓鴣所食
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鷓鴣有情也
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順應而已故

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

塾店

側廁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幾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側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無用而廢之不使容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

狹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踐恃其所不踰，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彘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

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跡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胃掛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

决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
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
覆墮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
志决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
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
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
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
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已而賤
人先已而後人何為者哉以故至人之行不

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
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古今
逝波耳上溯豨帚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手至知
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而不僻於行順
於人而不失乎已直將乾坤世界劃為戲場
古今日莫逝為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與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
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

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
取則非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
即是而觀先生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
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
知厚德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
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
則矻矻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特息其不殷非
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實顫 哽

取

矻 矻

夫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奪
於香則不顫口噍於味則不甘心起於識則
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
起之六塵必須撤而淨之然後能復其本然
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是障湏下幾箇徹
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處處皆徹矣所
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
哽者哽而不已則矻矻則衆害生之矻足陷

泥淖之迹也言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實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室之有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實乃光明虧蔽而不見耳此段文頗艱澁難解然以意逆之

理當如此
胞有重閭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溪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立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溪奚

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腠膜也重閭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為游行故曰心中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婦姑勃溪

勃怒爭也谿亦空意以况人心而無天游則
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
之竒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
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
一見即以為善謂其少得以自憇耳所以學
道之人常須靜養清淨經云人神好清而心
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
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不生六欲
消滅虛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

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
精損筋骨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脩真之訣無出乎此亦足以
相發明矣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誑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

誑弦

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之
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
故溢謀稽於誑誑者急義御下弦急則人思

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彼此爭
勝故人各用知柴生乎守守即守而不化之
守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官
事果乎衆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
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鉋。鐮。於。是。乎。始。脩。草。木。之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鉋七遙反 鐮乃豆

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暘與久陰者不
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

乎農人始脩鉋鐮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蘖芽於種發
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
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
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
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
可識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
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滅猶云翦滅翦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故曰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以安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衆止而事無不理矣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所如所其無逸之所蓋病而補靜補亦晚矣

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皆滅滅亦遲矣佚人則不待老而先証於滅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駭戒

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

神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子之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又可知矣駭與駭全謂改百姓之觀聽也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失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脩飾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

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竣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竣存

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竣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備之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釜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釜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釜魚筍也蹄兔且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釜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詞外不可必玉石俱焚忠遭剖戮

孝亦憂辛

利害相摩

生火實多

甚憂兩陷

以焚其和

任公釣魚

莊生活鮒

大器晚成

而友弗顧

東方作矣

事之何如

蚩彼大儒

竊此含珠

去汝躬矜

與汝容知

非譽兩忘

躊躇興事

知有所困

神龜則剝

至言無用

畫地以趨

游而不僻

順而不失

心有天游

六鑿不入

道不欲壅

竇不欲塞

凡彼有知

恃此生息

春雨日時

草木生之

到植強半

而然莫知

老因滅休

病以靜補

勞者務之

非佚之所

神不謀聖

聖不問賢

小人所合

君子耻焉

演門善毀

由光潔身

慕名者累

胡死而竣

得意忘言

得魚忘荃

安得斯人

吾與之言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

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

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

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
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萬

種上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中寓
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卮言則日日出之寓
言者謂已之言未能直證徃徃藉外物以相
比論彼親父不能為子媒者以親父之譽之
不若非其父者之譽之也人不信其父而信
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外而論其亦不得
已焉而姑有所托以啓人之信者乎此非我
之罪也不信我者之罪也又凡人之情直喜
其與已同而惡其與已異同則是之異則非

之是以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吾以重言止
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重言者借重古人
以為質如人有聞見而取正於耆艾者然雖
然年先矣而經緯本末漫無所知徒以年穉
非所先也年本先而曰無所先者謂其不知
立人之道也不知人道則亦陳人而已陳人
即古詩所謂陳死人陳死人何重之有卮言
者卮酒之言和理而出却非世俗卮酒間譁
浪笑傲爭論是非之言曼曼衍衍儘可以消

歲月夫理本至齊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
乎是非同異紛然不齊曰其不齊而吾復以
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齊與彼之所言之不
齊皆成不齊何者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
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非箝其口而不
言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
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
不言終身言者無心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
天倪之謂也既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

身言之而未嘗不言矣若夫是非同異之辨則實未嘗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緘默不言之謂哉夫天下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然也惡乎然乎然於我之然也惡乎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可與不可亦復如是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則天下之論齊矣何者物各有理惟不以己之獨見主張是非而徐觀萬物自然之理則見物物皆有然者可者一一隨而順之

則是非自泯夫人既不能以無言自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且孰得而久乎久謂定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雖或不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而生始終循環莫能得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而有至齊者在焉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言之所出和是而已和如和羹之和和字於卮字上下得最有情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
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
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蓋悟

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亦
據吾夫子之所自許者而信其如是莊子言

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夫子之言
受才乎大本受才即降才之才大本猶大初
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覺之性以有
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好
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
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
則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迕立是謂以一
止而止衆止非盛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
深歎其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語猶覺有辨

夫子則未見有與之辨者此尚不能得其口
服何況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後仕三千鐘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
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
虻相過乎前也

觀作鶴

縣玄

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洎與及相暎不洎謂厚
祿不及於其親無所縣其罪謂無所縣其志

親之罪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而已有
所縣於祿矣何則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
無所縣者其視釜鐘之祿若鶴雀與蚊虻之
過吾前也何大何小任其來去而亦何足以
櫻吾念哉故因其哀而知其心有所縣因其
縣而知其心有所化必進此一步然後爵祿
不入於其心而胸次洒洒一塵為之不掛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車
而野二年而後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

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夫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然無為也而無不為無不為則天矣故發顏成子游一端說話言吾自聞子綦夫子之言一年之中去其機械變詐之心還於朴野二年而後從謂隨順衆志不起愛憎取舍三年而通通者無人無我比後更進一步四年而物物者如槁木如死灰不起絲毫情識一味寂寞五年而來

來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如往之有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鬼入謂與鬼神同其屈伸天成謂與天同其造化學而至於天成則不當復有進步然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大妙則與道合真矣此段學問豈可以歲月而計此但言其漸次云耳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

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自上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上透下意來
以生死而論有為無為言人生則不能無為
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有貧賤之為
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故曰生有為也死也
勸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灰心滅
意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急為
勸慰要人解其天殺墮其天袞同証窅滅以
返吾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

生陽也魚自也死也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
無形始見其有倏見其無故言情之類不能
無悲而不知遡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如是
則其始也亦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
而汝也言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則惡乎其
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而生欣戚於其中耶適
者快適之意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

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言天則有曆數矣。地則有人據矣。吾惡乎求之。曆數謂日月星辰之數。甘石巫氏之書是也。人據謂據人耳目聞見之所及者。禹貢圖經地理之類是也。夫天地文理似乎有定然以其故求之。又不盡然。夫理必有終而今則莫知其所終。莫知其終則必有始終相生者以主乎其

間。若之何其無命耶。而遯之無始則莫知其始。全然不見其端倪。又烏得而謂之有命耶。蓋命則實有而曰不得謂之有者。所以遣去執有之病。造化之妙有屈有伸。鬼神乃氣機之屈伸往來者。故曰有以相應。若之其無鬼。然而未必盡然。如善者未必福。惡者未必斲。仁者不盡壽。暴者不盡夭。又似無以相應者。若之何其有鬼耶。造化之妙其不可知者。若此。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信其有

而不敢蔑其無又知其無而不敢執其有則
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
而今也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
止向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
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
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
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于景影

此一段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火日之
喻更覺新奇叟叟景稱罔兩之詞稍問猶云
未論言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而叟獨不
知其所以耳予則蜩之甲也蛇之蛻也又似
之而寔非蓋甲與蛻一離於形則不相聯屬
魚復俯仰行止之相肖又吾之與形其離其
合亦自有時火與日吾屯也屯謂聚而有景
若陰而無日與夜而無火吾則代而去之彼

形也。非吾所以有待者耶。然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而俱來。彼往則我與之。而俱往。彼健動則我與之。俱健動。此箇造化。又是自然而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又何以有問乎。三彼字。即齊物論中。非彼無我之。彼有疑。則須問。不消疑。又何問之。有乎。蓋罔兩問景。正欲求得所以之故。

而景答之如此。則信乎可以無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中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盱虛

睢睢盱盱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太白二句見道德經辱者耻而自藏之義太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不足不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是陽子去其矜持深自昧晦忘形混世歸來而舍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挫銳解紛正是此意方壺外史篇率復為亂詞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

卮言日出

父不媒子

陳不先人

不言而齊

和此天均

勤志服知

夫子則謝

情懸釜鐘

惡可及化

進覺前非

德與年造

鬼入天成

及此大妙

生死奚自

鬼命有無

彼強陽者

何以問乎

太白若辱

盛德不足

去汝睢盱

舍者爭席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無字集

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着眼處只在語意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不言而察

味其天財

惟志則以

魚言日出

及不撥衣

朝不來入

寓言十六

重言十六

味其天財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
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

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
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
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
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

衣去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
捲捲動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
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
已矣

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北人無
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竄入者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
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
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
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昔孟子
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
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
却甚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
學問人人然有用處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
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
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

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
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

呼去

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侵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則左手廢右手攫之則右手廢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
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

宜韓僖聞之而稱善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飯上遺去苴布麤布之衣還與旋同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土救雅反。苴側雅反。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鵲。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要平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
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亂而殺子陽
有好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

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
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此
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後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
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
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
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

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說悅強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椳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

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比去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根曰縱華冠裂如開華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學問不真實處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胝祗

緼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屨而踵決見屨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孟子

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

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丘之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

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年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年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着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識神常使一

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在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有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論語卷之七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
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
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
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
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
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
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
乎丘首推吐雷 隘阨抗許訖 共恭
藜羹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凌轢夫子削

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也屹然奮舞之貌
穎陽首丘皆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道德於
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誰能道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魚擇北人魚擇曰異哉
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
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
於清冷之淵

彼言舜讓可見文字竄入不若是而已猶言
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卞隨以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
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桐音同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務數翔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着實無謂不就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

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

以要利是推刃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垂手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封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

心於邀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我歸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事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不幸人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殷之亂而遽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阻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嚴揚行以說衆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

高五二十八
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
虐之殷並讀曰傍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汚也
苟可得已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
不賴此孤高亢矣之行以激於世真以義不
可已故甘隱而終餓耳按二子餓死亦文士
之甚詞既曰采薇焉得長餓死直老而死耳
此段文亦可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無字集

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
失之者在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
繩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
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
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
僂乎予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

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啓人之門驅人牛馬取
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乎
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小城曰保萬民苦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
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
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
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
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
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
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
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
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
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木遇枝則多錯節故

可以冠帶死牛之齋

謂單帶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幸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饈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而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無稱臣之理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

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安得不上罷
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
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
美好人見而說之曰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
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
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
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
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

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
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
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
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

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傳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舛齋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麗也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可以為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笑有不同若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函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

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為耆艾人而無人道

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而以之重言其不然明矣故此篇之覺不攻而破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夫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平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
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荅子張之意主
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
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
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
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名從何來利從
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
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
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

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
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
不在於脩行而在於無行徃徃見得無耻者
致富而多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
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耻而多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
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
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平抱如抱一之
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見苟得固

不足論而子張學道於聖人之門其言若此
其亦干祿問達之病有未盡祛者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
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
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
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
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怍宰相而美之以孔
墨則辭可見勢為天下未必其貴也窮為匹
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者在我如
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

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
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
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
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
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
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
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
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
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
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
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
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
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
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故疏戚

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

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後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証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
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鑒
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
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束之人其言
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
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然棄其所當為
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
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從
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

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
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
面觀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
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
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
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一
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淫於富也無殉而成
不雄其成也天比謂與天相合之理比干子
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莊

盜竊二十九
南華經卷七
子所論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佛經
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得
許女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
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
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

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
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
免於患也

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
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故富則
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

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柰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耶或故推求正理為理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

主則隨俗冶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生之人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者也此等興名就利之人祇見其有慘怛之疾怵惕之恐而已今也慘怛之疾與恬愉之安不監於其體怵惕之恐與欣歡之喜不監於其心好亦不知苦亦不知但知為其所為而不知為其所以

為所以為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知其
有此故不以其所為者害其所以為今也不
知有此是以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
於患夫以至富至貴者而尚不免於患又况
其下焉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
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
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
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
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
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
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
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
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
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
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

盜跖二十九
南華經卷七
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
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
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
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
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
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
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

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
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
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
貪着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
知者之所為故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敢自
放於禮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
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
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
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

五
卷
七
九
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
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
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
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而以驕
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遠度而慮其反害
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
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
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
不以事害已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

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
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
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為福有餘為
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筦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為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
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
憂矣內則疑刳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
棲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
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
乎

核礙

馮憤

單丹

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絕旨其儉約
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
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凡物
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
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而汝
不知耳淫於聲口噍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
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違其百
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

平或咽於上而為佞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懣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懣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䟽外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則體亦安得謂之

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者一旦患至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見利又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監繚意絕體而爭此賈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為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之味不亦大德乎哉盜賊滿前為三刃之
舞纒即然曾不之顧也蓋其心已平也
姑不可對也陸氏之持名亦不見其又不對
患至來盡其主野野其相首軍亦一日之
安意亦安野野之樂亦安且不以警備一且

雜篇說劍第三十

無字集

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趨薄而理道
練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
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
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

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後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不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且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決肝肺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
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
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
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
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壯士皆服斃
其處也鐔淫 尋二音
蓬頭謂不裹其頭故鬢髮皆突然而上指垂

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纓粗而反
文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作平聲讀言
其辭艱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
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驚鳥將擊其勢必伏
也設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如使虞敦匠之
敦鋒劍尖也鐔劍刃也鐔劍口也鈇劍把也
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作自愧
者非

其精察以重也示之以虛匪之入同然其
文也亦既於對所以則事語錄亦平筆簡言
深遠之原前垂於會林也吳語錄時西文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無字集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
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跖說劍諸
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
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
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

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卒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挈女事

挈撓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略一番春秋後倫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言道意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而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

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慝惡之匿
於心者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
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
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

所謂四患者好更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

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功
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為己有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
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
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
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
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

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
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
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
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
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
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
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

而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歆而晚
聞大道也

湛丁南反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碌碌與碌碌同老子云
碌碌如石湛沉溺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
先王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
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
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
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刺七亦反

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

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
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
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
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
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
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
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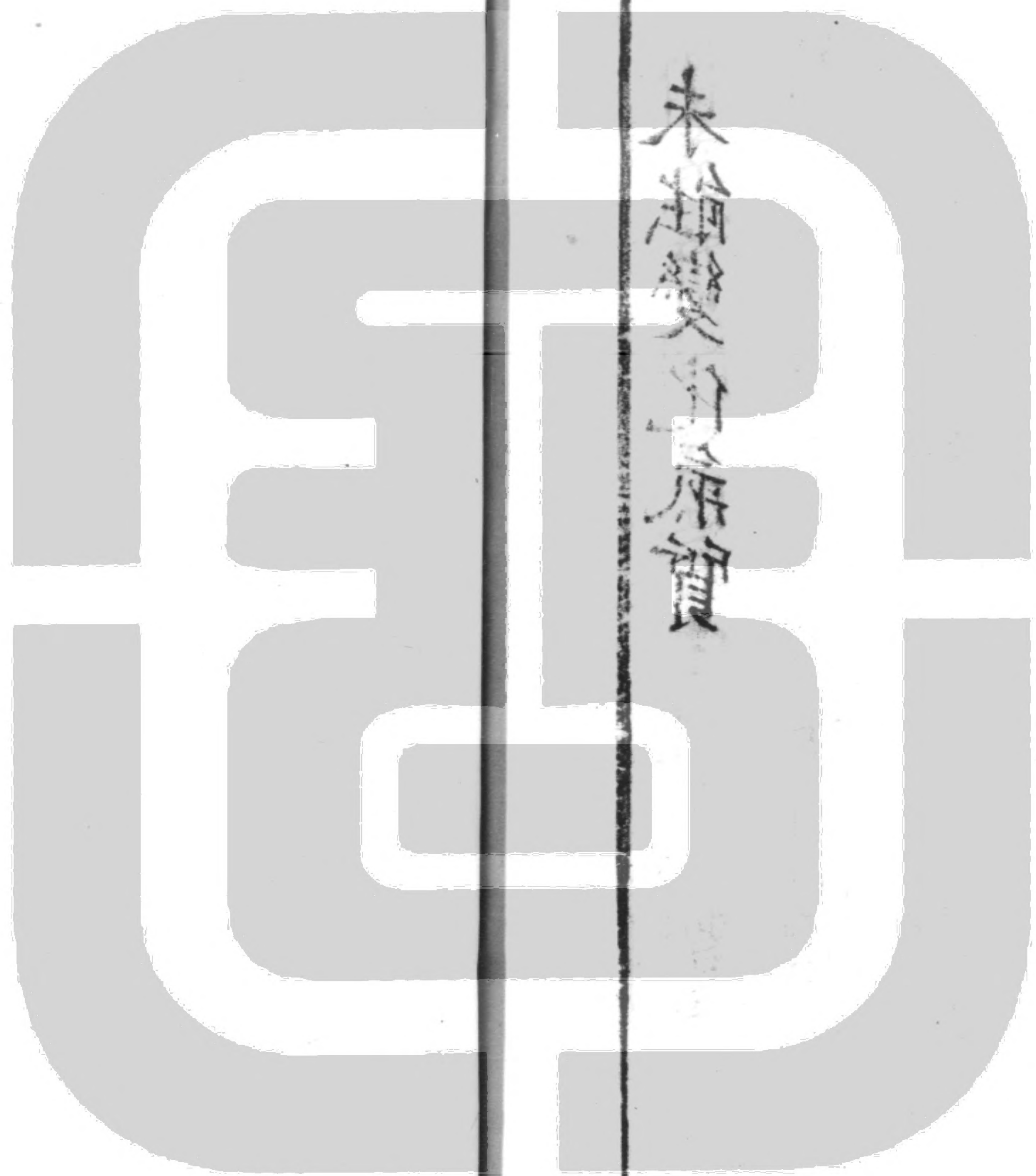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成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

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終

未始變自原質



程